

翠湖采撷

树似人生

政法学院 张容凤



曾记得,那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,我游荡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,漫无目的地穿梭于各个巷子之间。在路旁,我遇见了一位倚坐在台阶上正抽着水烟的老者,他的眼睛舒服地半眯着,享受阳光带来的温暖,注意到我的目光后,朝着我和蔼地微笑。老者笑时嘴角牵动旁边的皮肤,那皱纹留下的痕迹就像树干的纹路。不知出于何缘故,平日素来怕生的我竟鬼使神差般地上前去与他攀谈起来。我们聊了许多东西,可惜大部分我都有些记不清了,唯有一个话题,让我至今印象深刻。这位老者告诉我:“人的一生就像是一棵树……”

当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,我只觉得人是人,树是树,为什么非要一个人的人生比作一棵树呢?如今的我经历许多,感悟颇深,方知当初老者所说的那番话的深意。且看,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同的,独一无二,而每棵树也同样拥有千奇百怪的姿态。通俗来讲就是人们口中常常提起的那句话:“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。”所以,这人生可不就是“树”么?有的树的命运是唐太宗亲手种下的一棵“银杏树王”,朝代更替却屹立不倒。而有的树的命运也许是我上山时随意砍下烧火用的柴禾,投身炉灶后化作烟火。

我们会遇见不同的树,会邂逅不同的人。人生当然也有不同,有的人德才兼备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,有的人碌碌无为就这样过了一生。有的人死后亦能名垂千古,有的人却像沙砾被无情掩埋于凡尘中。竟是如此,难道渺小普通的人当真

绿洲

人文学院 李芳

人生行于诸多旅程,曾攀上高山,曾跌落低谷。欲望断世间风景,觅得心可栖身之所。东闯西撞,磕磕碰碰无处寻得,然不愿违心,故怦然将己身抛于大漠。荒凉使之沉寂,浩瀚使之平常。

一人行于沙漠,孤独作伴,自饮自酌,已是习惯。做一个苦行僧,流浪之中修行,情感不可发生,龟裂干枯的躯体和尘沙封埋的心,才能适应这里的环境。我想这就是该有的归宿,不曾有期待,也不会有失落。因为曾经面对过那种失落,那是一把把飞刀直插心脏深处后的大恐怖,千疮百孔,鲜血淋漓。然而有天,我见到了这辈子最好的风景。这里本是茫茫黄沙,无边无垠,在某刻停歇驻足后,我顿然抬头遥望,忽一现,花团锦簇,美好静谧,且富有生机的绿洲,就如这意外的闯入了我的世界。是温婉动人,天真烂漫,是聪颖灵秀,袅袅婷婷。此后心向往之,不在平静,我明白之前苦苦寻觅,心驰神往的,已经遇到了。

我迫切地一步步拖着身体去接近,不论是白天的灼热,还是黑夜的凛冽,不论是肆虐的狂风,还是滚烫的沙丘,都无法阻止我。迸发的渴望和期待,是给予我的动力,一切像是朝着美好前进。太阳日出到日落,日复一日,每到有光亮的时候,即可望见心心念念的绿洲,是珍惜幸运的。数个夜里,却只得捧着寂寥的心自说自话,也回想这些日子的点点滴滴。

滴:是该不顾一切加快步伐呢,还是不疾不徐地稳步前进?

愈发靠近,愈发感到不真实。会不会一切只是尘心不甘赴死,而传出的最后假象,还是苍天悯人,所降下的一次过于美好的海市蜃楼。往往清醒的思考,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。所有的迹象都在表明,这片绿洲,我将无法抵达,我依旧是不能拥有那未曾有过的美好。思及此处,突然心头一重,脚步从慢而停,身体猛然倒下,一头扎进黄土,说不出半个声音。

不知多久,隐约有阵阵声音,滴滴答答的在我身上,渗进了骨髓和内脏,是雨水,沙漠中极其罕有的下了雨。我抬起了头,看远处还是那方绿洲,雨水夹杂这雨水,此刻我爬了起来,什么都未想。只是依旧凝望着远方,缓缓向前挪动脚步,从白天到黑夜,渐渐消失在黑暗中。绿洲不能向我走来,我便向之走去。

无边无际的大漠,底下深埋的都是孤独,我已厌倦,无比想离开这里。已不畏是否能抵达,不畏是否终究是海市蜃楼,不畏是否一切都会消失,留下深深的空洞。只在乎眼前能感受到的美好,只在乎这真实真实的身边的陪伴,只在乎现在可望而不可即的绿洲。绿洲,绿洲,绿洲,若此生终能到达,我愿用余生去守护。若命运是要我此生奔赴,那我不会停止。

无半点用处了吗?不,不对,而我想说的是,人生在世,无论平凡或是伟大,都有其独特的价值。恰似被用作烧火的柴禾,虽然它很普通,甚至是什么品种都不清楚,可是用它蒸煮出的饭菜冒出的香气,我却是怎样都忘不了。人生就像树,所以不管你是价值连城的“黑檀木”“沉香木”或是“金丝楠木”,亦或者是“小柴禾”“苹果枝”都没有关系,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光彩,我们都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“树”。

诗人袁枚的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”是我十分钟爱的一句话,拿自己举例,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艺、厉害的本领,更没有生得姣好的容颜。到现在为止,似乎也没有做成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。我想我一定是一棵很普通,很不起眼的“树”。但是,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关系,我可以努力汲取土壤的养分茁壮成长,吸收阳光舒展嫩绿的枝桠,最后学着牡丹的样子,开出灿烂的花。所以哪怕人生,只能拥有不起眼的短暂一瞬,在风雨之中,我不愿做矮小卑微的那一棵树,我要拼尽全力,我的一切,于自然中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只记得,那一天阳光正好,微风轻轻掠过我不解的眉梢。我疑惑地问这位老者:“为什么的人生就像是一棵树呢?”老者吸了一口手中的水烟袋,吞吐出了几缕烟云,他并未作言语,而是伸出手指向一处,顺着他的方向,我看见一棵老树挺直立于土壤中,它的枝干勇敢地朝着天空刺去,树叶的影子落于地面投出细碎的阴影。



钩沉

金石无声,生生不息

人文学院 杨莹



金石无声,却诉说着一段段动人的历史。在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沙溪古镇,一块《沈冈阡表》的存在,承载着一个动人悲怆的故事。穿越千年,吾以《吉安县志 金石略》中记载的《沈冈阡表》相关信息为索引,破译《沈冈阡表》这一承载着欧阳修所想的“密码”,深入至欧阳修的心灵深处,探究欧阳修的精神世界。

纵览九州,漫溯古今。文人自古多悲凉,“《诗》三百篇,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”,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祭文之一的《沈冈阡表》亦是如此。熙宁三年(1070年),欧阳修63岁,他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,却依旧不尽人意。沈冈之上,怀着对父母的怀念,自身命运的慨叹,诗人用最不饰辞藻的平白话语,却写出了字字血泪,传颂千年的墓表。

清冷傲骨,动人悲戚。在看《沈冈阡表》时,我深深地明白自己不是在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,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。清人孙琮《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·欧阳庐陵》卷四引孙毓语云:“不事藻饰,但就真意写出,而词语精绝,即闲语无不入妙,笔力浑劲,无痕迹可求。欧公文,当以此此第一。”一千年间,它始终活着,血脉畅通,呼吸匀停,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!观《沈冈阡表》,向我缓缓走来的是一位文人墨客,而不是一位文人政客。欧阳修的官场生活有点冷,有点野,甚至有点悲惨。他三次遭贬,针贬时弊被贬为夷陵县令,遭人污蔑被贬为观文殿学士,怀才不遇被贬为滁州知州。《沈冈阡表》中的“非敢缓也,盖有待也”也缘于此。他一心想要等待自己功成名就之时,最后却被迫在行将就木时制下此碑。

至情至性的碑文背后,是“自然”即“真”的文学之美的最好体现。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宦海沉浮后,欧阳修在书法中寻找心灵的“庇护所”,他在写下《沈冈阡表》时,远离喧嚣,不求流传千古,但求心中安宁,表达游子之思。“修不幸,生四岁而孤。”虽是幼时丧父,却从太夫人中听说父亲的故事;“汝父为吏廉,而好施与,喜宾客;其俸禄虽薄,常不使有余。”文贵乎真。即使是墓表,不正面溢美大写父亲的功绩,而是通过母亲之口来追忆父亲的具体事例,还原父亲的形象。公虽不见其父,而自贤母口中述之,则崇公之仁心惠政,栩栩如生,此为神来之笔。

风光霁月,朗耀千古。《沈冈阡表》中记载:“是足以表见于后世,而庇庇其子孙矣。乃列其世谱,具刻于碑。”碑中记载着父亲的“岁时祭祀,则必涕泣”;太夫人的“恭俭仁爱而有礼”;祖考的“积善成德,宜享其隆”等事例。细细看来,这些都只是生活中祭祀和待人的一些小细节,却尽显朴素之美。比起虚事甘美之言,此精诚之言之去伪存真,于生活小事处尽显人性光辉。

跨越千年,启迪后世。古语有云:诗人不幸诗家幸。我怔怔地看着,吉安美术馆内的《沈冈阡表》拓片没有一点声音,只有黑白线条,玻璃的笼罩。我与欧阳文忠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对话。在拓片前,我蹲下身来细细品味每一个汉字,每一处线条,感受着千年前欧阳修在风烛残年时写下碑文的场景。我被裹卷着,身不由主,脚跟踉跄,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。在这儿,我的感官实在不够用,迫不急待将此番奇景融入我的生命和写作当中。

疾风知劲草,烈火炼真金。命运的坎坷冲撞和诗人的真情汇聚,构建了《沈冈阡表》中无与伦比的终极关怀,承载了生命即将消逝的宏大的悲剧性体验。沙溪小镇的博物馆里,《沈冈阡表》的碑刻仍可寻访,欧阳文忠的墨宝无声端立,沙溪的树叶年年飘落,沙溪的流水未曾枯竭。欧阳文忠的盛名千载不移,在名利场中留下生生不息的碑文……

文苑

他方渐远

政法学院 黄慧云

他忘记了自己的名字,捂着脑袋想了很久,始终记不起儿时母亲呼唤他乳名的声音。

“爷爷,您又在干啥?”身后传来的声音打断他的回忆。这是他的孙子,他记得。少年开始絮絮叨叨地教:“您是不是忘了,现在是在城里了,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,得讲规矩。”一边说,一边手上动作不停,将老人留在地上的泥脚印拖了干净。

他看着这个熟悉的人,却不知为何感到了一丝陌生。他对少年说:“我快不记得你了。”少年不把老人的话放在心上:“您无病无灾的,我一直都待在您身边,您还能把我忘了?”

可没过多久,老人进了医院,他真的把人给忘了。不仅忘了最爱的孙子,连自己的闺女、儿子都记不得了。明明忘记了许多事情,可老人口中一直念叨着“塌方,塌方”,像是在找什么。他的家人急坏了,可他们之前住的那个小山村也没有哪里有塌方啊!正当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时,老人好像又恢复了记忆,他开始讲起以前的事。

他的家乡叫做“他方”,方言念过来,是别的地方的意思。他小时候没觉得那里有啥,等长大了一点,发现一辈子都要被困在这么个小小的地方,心里不免开始埋怨。他方,他方地叫,咋不真塌了呢!可每当这么想时,母亲便会隔着山头,开始喊他的小名:“细仔子!细仔子!你又躲在哪呢?来干活了!”但凡他回应的晚了点,他就会被母亲揪着耳朵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。本来以为一辈子也就这样了。

“那后来呢?为啥爷爷你又到了另一个小山村里头了呢?”少年坐在病床旁边,不解地看着他。

“后来,后来一切都变了……”他恍惚间好像回到



了家乡,回到了那个完好无损的家乡。那天他打完一背篓猪草,就躺在了草从里休息,想着母亲还没来叫,他

就先不着急。那天的风吹在人身上,无比惬意,阳光是那么温暖,他就那么躺在那里睡了一整天,睡梦中他恍惚觉得地在动,可过了一阵子便没了动静,他便没在意,继续睡了过去。等他醒来时,天已经黑了,他将打好的猪草背上,急急忙忙地往山那头的家里赶,郁闷地想着待会儿儿肯定要挨一顿打了。

可当他在山上往下看时,一股凉意从脚底板直冲头顶,家乡被埋在了在一片紫土下。有不少像他这样不在本村或是在离家远的地方干活的人,回去看到这副情景,都吓得六神无主。哭声,叫喊声环绕在他耳边,他匆匆地往家赶,脚下却没了力气,跑了一路,摔了一路,鞋子早就掉了,手上膝盖上全是伤口。看到被埋在土地下的房屋,张了张嘴想大声喊“娘”,声音没出来,眼泪先掉了下来。

他尝试着用手去刨,可不管他用了多大的力气,哪怕指甲缝里挤满了泥巴,哪怕指甲盖被掀开来,他也没敢停下。后来有同村的人发现他一身的伤,晕倒在废墟旁,就把他带走了。

醒来的他忘了自己的过去,同村的好心人看他还小就没告诉他发生的事情,他也被小山村的一户没有子女的人家收养,有了新的家人,健康康康长大。到后来,曾经的少年老去,成了一个慈祥的小老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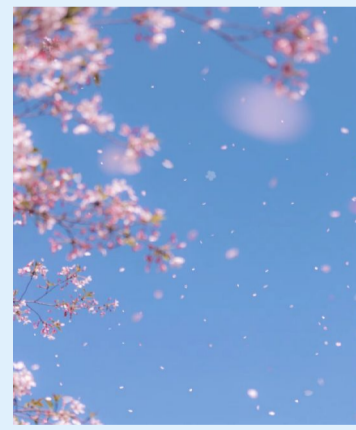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听着老人讲完故事,安静地坐在病床旁边,他问:“爷爷,您要回家看看吗?”

老人用那双不太清明的眼睛看着少年,摇了摇头,慢慢闭上了眼。

他方,塌方,是他回不去的故乡。年少无知时的埋怨,一无所知时的失落,无所不知时的怀念。他方渐远,归何处寻。

诗林 尘梦

人文学院 柯诗慧



我从万里而来 却仍有一种美丽的缘分
奔赴一场 无名的邀约
这其中的命运你我是否知晓
始终去相信 人类与人类之间 即使永不相见
让你我终究遇见 掀起心里阵阵波澜 一眼便能化作樱花 飘在你的衣袖 看你不经意的美 乱了尘世 乱了心

本版组稿: 郑蕾蕾 陈思思